

# 从凤凰栖息的地方重新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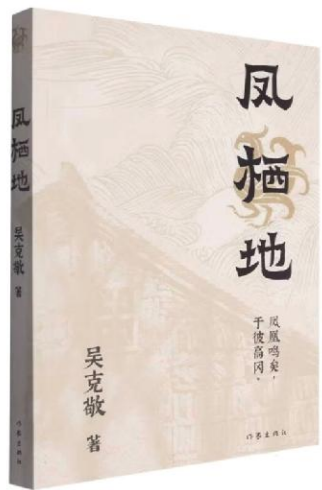
○ 张曼

“凤栖镇”这个名字，早已刻在我的文学记忆里了。打开付梓出版的《凤栖地》，不由得心生出一份庄重与敬畏。2021年，《钟山》杂志刊发了《凤栖镇》的部分章节。从构思创作到反复修改定稿，吴克敬前后后花费了7年的时间与心血。读完后记方才明白，从《凤栖镇》到《凤栖地》的“涅槃”，自有一种沉潜蓄力的从容与笃定。

走出渭河平原后，在陕北走了几条山沟，听了几曲信天游，在漫开的蓝花花里盘旋几道乾坤湾后，吴克敬开始尝试回到心中的文学源头。对他而言，故乡既然走得出来，也就能回得去。《扶风传》《周原纪》《风色谣》在形式与内容上各有特色，但都回到了生长与养育他的故乡古周原。或在风先生的引导下行走于三千年的山水遗迹之间，或以超越地方志的叙事文体触摸华夏民族的文化根脉，或将经久流传的西河口谱作为记录周原民风的记忆载体。他将自己对古周原文化的深深热爱，镌刻在为故乡立传的字里行间。历经大刀阔斧的“减重”，《凤栖地》与新近几部为故乡立传的小说有何不同呢？好奇心驱使带着疑惑，进入了这部小说。

作为文学地理的“凤栖地”，介于想象与事实的叙事张力之中。“身体”与“时间”幻化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跨越生死与虚实交织的叙事艺术映照凤栖地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医者仁心的百年药香弥漫在博大深厚的凤栖地上，药方碑上浓墨重写的千古箴言矗立在天地苍茫之间。那个神凤祥瑞降临在“旛旛周原”的神圣时刻，凤凰洞里“拉太阳”的温暖仪式，点燃华夏文明之光的阳燧。化为风范四方的“乡兴”人家才能请来吹奏《百鸟朝凤》的乐队，落脚在大先生给“我”父亲传授《儒释道义》的经史子集里，栖居在无我师父修行悟道、被日军炸毁的苍梧树下，弥散在礼俗、饮食、丧葬下渗时代的世俗烟火中。作者以奇诡的想象力呈现出“天地人合一”的叙事构架，无形却实存的“时间”和有形却无名的“身体”，如影随形般渗透在人间烟火里。他们能够见证，凤栖地如何将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根脉转化为当下与未来的内在动力。

小说开头从承欢香头会的隐秘习俗讲起，聚集了历史沉浮中的凤凰传说与凤凰的女儿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度中，凤栖地两家药铺几代人在王旗变幻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恩怨纷争。经历了清朝



末年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三年内战、土改运动等时代变迁，这片古老的土地在翻天覆地的阵痛中得以新生。凤凰的女儿姜衣灵在冲喜的红烛与丧礼的白幡之间，见证了了了药铺悬壶济世、造福百姓的命运兴衰。斥重金迎驾老佛爷的姜衣灵、焚书煮饭的倪怀君、绝食而亡的大先生姬尔雅、受刑后吞食鸦片的姬尔魂、自焚毁身抗日的无我师父、承办“图存新学”的凤凰女儿们、走向抗日战场的凤栖勇士们，每一个人物都是凤栖地在新旧之间浴火重生的精神象征。求凰续脉、以蚕择贤、火烧凤栖教堂、与夫栖隐、藏真蓄势、以女为饵等等，每一个精彩的情节都镌刻着凤凰啼鸣声中的文化根魂。立足于古周原上亘古绵延的三千年文明积淀，凤凰传说、周礼遗风与民间烟火交织构建出气势恢宏的格局。

以古周原文明为依托的凤栖地，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符号坐标，而是扎根于古周原文明基因的精神源头。“我”父亲梅知乎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乡风”好的他给兄弟五人取名取名为仁义礼智信。传承大先生学识的他周原文化传统具象在个体身上的精神象征，高度凝练为崇仁知礼、尚德行义、守信乐智的美好品质。小说还塑造了深受周原文化洗礼的不同女性形象，姜育幼、屈从慧、夏怀袖的贤良淑德，是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渗透在周原传统女性身上的见证。一夫多妻制下女性与生俱来的包容、隐忍、贤德，背后承载着伦理规训下自我精神的牺牲与被扼杀。其中精彩绝伦的一段，莫过于倪怀君焚书煮饭的荒诞情节，勾勒出新旧文化并置下悲剧女性在孝道与气节之间的尴尬两难。饱读诗书的倪怀君，为了救父亲而嫁给“乡兴”不好

的老财东葛万全，从那以后，她只吃焚书而非柴火熬制的稀饭，以自虐的抵抗仪式救赎舍己救父后的精神荒芜。作者没有让她落入俗套的哭诉或激烈反抗，而是以克制、留白的笔墨立起了一座在沉默中失语的无名墓碑。

凤自周原来，凤凰栖何处。古周原上生活着凤凰的女儿，凤凰的传说也在凤栖地上延续传承。《诗经·大雅·卷阿》中写道：“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从古周原的凤鸣高冈到凤栖地的烟火人间，凤凰在古周原上展翅飞翔。凤凰是周原文明崇拜的图腾，是爱、善与美的美好象征，是向往大同世界的寓意与化身。凤凰飞越古周原的古老遗存，滴在凤栖地上的眼泪便是一滴西凤酒。小说浓墨重彩地勾勒了姜灵儿、倪怀君等新女性，以善良、勇敢的美好品质响应革命文化的情感号召后得以新生。她们把安置救助难民的凤栖书舍修整出来，在抗战烽火中建立张扬中华文明博大深厚的“图存新学”学校。作为凤凰的女儿，姜衣灵不仅是善良、再生、美好的光明象征，也有着封建礼教规训下与生俱来的精明世故。处于新旧文化惨烈撞击后的乱世洪流中，凤栖地不可回避地卷入历史的新陈代谢中。在民间遍地饥馑的灾荒之年，姜衣灵在慈禧老佛爷西逃西安的时候，端着牛奶迎驾，精心炮制献药。她以奢靡的花销为当权者精心准备膳食，只为博其一笑与宠爱。作者荡开一笔的勾勒，不仅让这一形象变得丰富饱满起来，也流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忧思。

当革命的腥风血雨碰撞上深厚的礼乐文明，积淀着千年文化根脉的文明故土应该何以自处、何以自守？凤栖地百姓又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回望并安放博大深厚的文明根脉呢？传统文化根脉的断裂或延续，这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根魂之问。

历史的尘埃已然落定，具象为与凤凰血肉相连的山水遗迹，还有古周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人间。凤凰的女儿与飞凤坡血脉相连，具象为凤栖地的精神基因与文化根魂。生长在凤栖地的子子孙孙，如凤凰一般浴火重生，共赴国难。无我师父修行的禅房不是普通意义的房舍，是传说中凤凰栖息过的那棵苍梧。而传说中凤凰栖息的地方，正是镌刻着华夏文明成长的精神原点。

迎着自周原吹来的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之子，从凤凰栖息的地方重新出发。

# 悦读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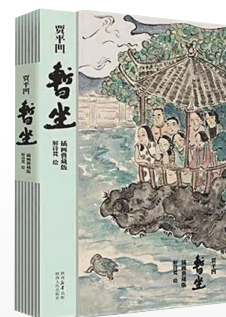
2026年5月27日 星期三  
责编：赵命可 美编：刘雯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5

文化艺术报

## 新书推荐

### 《暂坐》插画典藏版



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定价：118.00元

贾平凹在《暂坐》里，写尽我们这代人的心事。一座茶庄，一群女子，一段浮世里的悲欢离合。她们独立、体面、要强，也迷茫、脆弱、孤独。在欲望里挣扎，在人情里周旋，最后才慢慢懂得：世间所有的浮华与得失，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停留。

画家解诗梵为本书绘制插图，她生于西安、长于西安，熟稔本土文化，笔下既有老西安的市井珠肌，也有文人画的禅意空灵。她的水墨人物，线条朴拙温润，设色清雅淡远，擅于在日常场景中勾勒人物的精神内核——这与贾平凹先生“于琐碎日常中写众生相”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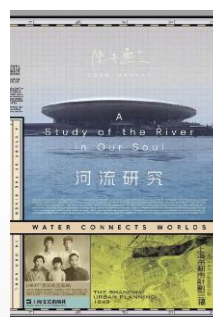
### 《锦衾薄：沈从文与王玢、王亚蓉的服饰故事》



作者：张倩仪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定价：59.00元

1953年、1975年，王玢、王亚蓉先后与沈从文相遇。此后他们成为沈从文的助手，沈从文晚年的重要著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背后有他们的付出，他们也追随沈从文开启各自的学术天地。本书作者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因出版工作曾与王玢、王亚蓉有较多交流，还与王亚蓉共事，对他们二位与沈从文的往事有所了解，为他们三人为人性情与研究治学精神所感，完成了这部细节生动、信息量丰富的回忆性作品。书中还附有根据录音整理的《王玢自述》，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 《河流研究》



作者：陈丹燕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定价：98.00元

《河流研究》从黄浦江出发，走向伦敦、纽约、汉堡、东京、澳门、阿姆斯特丹等世界港口城市的水岸。陈丹燕在码头的气味、光线与人群中行走。在她笔下，河流是一种缓慢、坚定、持续影响着城市气质的文明力量。

本书凝结作者二十余年田野调查与城市实践经验，既写消失的河汊、旧港的光影，也写公共空间如何被争取、被保护、被立法确认。河流在这里不仅是风景，还承载着城市的伦理、记忆与未来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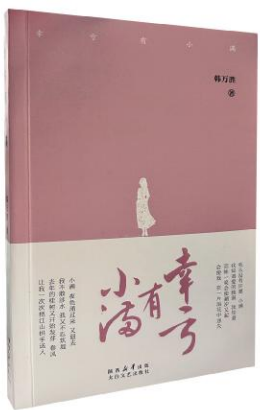
## 第一视角

# 《幸亏有小满》后记

○ 韩万胜

当我提笔写后记的时候，又起风了，窗外的柳枝大幅度地摆动，天也阴了下来，好像有沙尘在天地间弥漫。今年的天气有点儿怪，春探进了夏，风忽冷忽热、忽强忽弱，似乎要搅乱四季。但我的内心很平静，文字与抒写让我获得了快乐与强大。尤其是写小满，写爱情诗，更让我进入一种忘乎所以的年龄状态，不，心情状态。看着三年间写下的这一百多首诗，我也不禁为自己点赞。由写节气到写爱情，真是一个不小的转变，甚至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跨越。

2023年小满节气之日，突然有写诗的冲动，且强烈。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夜里十一点多，像一个临盆的难产妇女，吞云驾雾、辗转反侧，不能顺产。开了几句，不得要领，不知如何切入，艰难进行。谁知写着写着，竟滑向了爱情诗，与原来的写诗动机大相径庭。瞬间顿悟：小满不是我的梦中情人吗？不是红碱淖的化身吗？是啊！感情瞬间开闸，一首诗一气呵成。小满节气诗



竟成了一首彻头彻尾的爱情诗。在头条号发出后，受到不少诗友鼓励，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为自己潜在的感情写一本诗集，为自己的梦中情人“小满”写一本诗集。不知不觉已过两年，不知不觉写下一百四十多首，感觉质量还行，“小满”也跟着我出了名，哈哈。

遵从内心，自然流露。诗是一种治愈，爱情诗就是看不见的伤口上开出的花朵。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说：“写作是肉身给心灵的思想汇报。”我认可这句话，但我认为，诗歌就是心灵给肉身的思想汇报。人类的感情是最微妙、最多变、最复杂的。尤其是面对心仪的对方时所表现出的各种局促与不适，是多么滑稽可爱，一颦一笑、一莞尔一回眸，风情万种与仪态大方，是一种多么值得玩味与咀嚼的情愫。事情过后，又有无限的恋恋与不舍、后悔与惋惜。这纷乱的思绪总得梳理与整理，总得表达与抒写。鲁迅先生说过：“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是的，远方带给我神往，这“人们”带给我诗情，我没理由不抒写不吟诵。但这又有困难，就是如何写小满？

小满是谁？是红碱淖吗？是我生命中遇见或擦身而过的优秀女子吗？是又不是。小满就是红碱淖，是我梦中的那汪活水；小满就是求之不得的情人，是那个出现在无数岔路口的美丽女子；小满是灵动的水，小满是活泼的人，小满是身边无数个优秀的“她”。打开“小满”的思维，笔底就活了，写起来有如神助，这就是所谓的创造吧。

上一本诗集《谁是我的解药》出版后，读者纷纷询问：谁是你的解药？这不，《幸亏有小满》不是很好的答案吗？这本诗集筹备之初受到榆林传媒中心人力资源部主任杜利斌先生的大力支持，是他不舍昼夜给我整理了诗稿；著名诗人、小提琴演奏家尚飞鹏先生在百忙中为诗集作了序，许多溢美之词令我汗颜；榆林传媒中心办公室的李狮、贺波不厌其烦地看稿、校对。好心之人，比比皆是；感恩之情，日月可鉴。我只能更谦卑更勤奋地读书、写作，回报友人的厚爱，回报无数个美丽的“小满”，回报这个伟大的时代。